

Qi Ke Fu Xiao Shuo Ji
契诃夫小说集

原编：〔英〕康丝坦司·嘉奈德夫人

小人物

Xiao Ren Wu

汝龙译



文艺出版社

平明版



原编：〔英〕康丝坦司·嘉奈德夫人

平明版

契诃夫小说集

Chkhovskii Xiao Shuo Ji

汝龙译



小人物

●安徽文艺出版社

小人物（契诃夫小说集·七）

汝龙 译

责任编辑：汪洋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25

插 页：2

字 数：360000

版 次：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394—7/I·1291

定 价：13.6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目 次

美人集	1
医生集	91
打赌集	303
索 引	442



美人集



目 次

美 人	5
罗特希尔德的提琴	14
在庄园里	25
花匠头目的故事	34
香 槟	39
某小姐的故事	46
邂 逅	51
在法庭上	65
在邮局里	73
生活是美好的	75
白嘴鸦	77
悲剧演员	79
鳕 鱼	84

美 人

一

我记得在我还是五六年级的小学生的時候，有一回跟我爷爷一块儿坐车从顿河区的大克里波叶村到顿河流域的罗斯托夫去。那是闷热的、使人疲劳烦闷的八月天。天气炎热，干燥的热风卷起尘土吹到我们身上来，我们的眼皮粘在一块儿，嘴巴发干，无心观赏，说话，或者思索了；我们那睡意朦胧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子碰到我的制帽，我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昏睡中醒过来，无精打采，温顺的瞧着远处，看尘烟以外有没有村子。我们在一个阿尔明尼亚的大村子巴赫契——沙里停下来，在爷爷认识的一个富裕的阿尔明尼亚人的家里喂马。我生平从没见过像这个阿尔明尼亚人那样的滑稽模样。您想想看：一个小脑袋，头发剃得精光，生着两道突出的浓眉，一个鸟鼻子，苍白的上髭挺长，一张大嘴里叼一根樱桃木的长烟袋。那个小脑袋拙劣的安在一个消瘦的、伛偻的身体上，身上穿一套古怪的衣服，短短的红上衣，蓝得耀眼的肥裤子；走路叉开腿，趿着拖鞋，说话时候并不取下嘴里叼着的长烟袋，一举一动现出纯粹阿尔明尼亚人的尊严；脸上没有笑容，眼睛瞪得滴溜圆，对客人极力不理不睬。

这个阿尔明尼亚人的房间里既没有风，也没有灰尘，可是跟草原上和大路上一样的不舒服，闷热，无聊。我还记得我满身尘土，热

得四肢无力，坐在墙角一口绿箱子上。没有上漆的木头墙、家具、涂了黄褐色油漆的地板，冒出被太阳晒着的干木料的气味，不管往哪儿瞧，到处都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跟那个阿尔明尼亚人正在谈畜牧，谈肥料，谈燕麦……我知道还得过很久才会把茶炊烧好，爷爷少不了喝一个钟头的茶，然后躺下来睡上两三个钟头，那我就得等上六七个钟头了；那以后呢，又是炎热、灰尘、颠簸的大车。我听着两个人的嗡嗡响的语声，开始觉得那个阿尔明尼亚人，那个放盘盏的食器架、那些苍蝇、那些被炎阳晒着的窗子，我好像已经看了很久很久，一直要到很远的将来才会看不见似的，于是我忽然恨草原，恨太阳，恨苍蝇了……

一个戴着头巾的乌克兰村妇送来一个盘子，盛着茶壶和茶杯，然后端来茶炊。阿尔明尼亚人慢腾腾的走到过道里，叫道：

“玛希雅！来斟茶！你在哪儿啊？玛希雅！”

随后传来了匆忙的脚步声，跟着有一个十六岁的姑娘，穿着朴素的布衣服，戴着白头巾，走进屋里来。她洗碗盏，斟茶，背对着我站在那里，我所能看见的只是她长得身材苗条，光着两只脚，小小的光脚跟给长裤腿盖住。

主人请我过去喝茶。我靠了桌子坐下，姑娘递给我一杯茶。我瞧她一眼，立刻觉得仿佛有一阵风刮过我的灵魂，吹散了这一天的种种印象，以及灰尘和烦闷。我看见了在实生活或者梦里我从没见过的一张最美丽迷人的脸。我面前站着一个人。如同一道闪电，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愿意起誓：玛霞，或者照她父亲的称呼，玛希雅，是个真正的美人，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证明她美。有时候，天边有些白云重重叠叠的拥挤在一块儿，太阳躲在它们后面，给它们和天空涂上数不尽的种种颜色：紫红、橙黄、金黄、淡紫、深红。这朵云像一个修士，那朵云像一条鱼，另一朵云像一个缠头的土耳其人。晚霞盖满三分之一的天空，照亮教堂上的十字架和庄园的玻璃窗，倒映在溪

流和水塘里，在树林中颤抖；远远的，远远的，背衬着晚霞，有一群野鸭正在飞到什么地方去……赶牛的儿童啦、坐着马车走过水坝的土地丈量员啦、出来散步的绅士啦，全都凝神望着这种暮色，他们个个都觉得十分的美，可是究竟美在哪儿，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着那个阿尔明尼亚姑娘美。我爷爷是个七十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人和大自然的美丽素来漠不关心，这时候却用爱抚的眼光瞧了玛霞整整一分钟，问道：

“这是您的女儿吗，阿维特·纳萨里奇？”

“是我女儿。这是我的女儿……”主人回答说。

“好一个漂亮的小姐，”爷爷称赞道。

画家也许会说这个阿尔明尼亚姑娘的美是古典的，谨严的。也正是这样的美，才会使您一看就深深的相信（上帝才知道为什么），您看见了正确的相貌：那头发、那眼睛、那鼻子、那嘴、那脖子、那胸脯、那年青的身体的每一个动作，合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调子，大自然连一个最小的细节都没有做错。不知什么缘故，您觉着理想的美女一定会有玛霞那样的鼻子，直直的，鼻尖略微有点弯，也一定会有那样又大又黑的眼睛，那样的长睫毛，那样娇慵的眼神；您觉着她那髻曲的黑头发和黑眉毛，正好跟额头和脸颊的那种细嫩的白色相配，就像碧绿的芦苇正好跟静静的小溪相配一样；玛霞的白脖子和年青的胸脯还没充分发育起来，可是您觉得一定要有绝大的创造天才才能够把它们塑好。您看啊看的，渐渐生出一种愿望，想跟玛霞说点非常愉快、诚恳、美丽、跟玛霞本人一样美丽的话。

起初我暗自伤心，害臊，因为玛霞根本不理我，始终垂下眼帘，瞧着地下。我觉得仿佛有一种特别的、幸福而骄傲的空气把她跟我隔开，严密的掩盖着她，不让我看见似的。

“这是因为我周身是土。”我想，“给太阳晒得挺黑，而且因为我还是个小孩子。”

可是后来我渐渐忘了自己，完全沉醉在美丽的感觉里了。我再也不去想荒凉的草原和灰尘，再也听不见苍蝇的嗡嗡声，再也尝不出茶的味道，只觉得对面，跟我隔着一张桌子，站着一个美丽的姑娘。

对这种美，不知怎的，我的感觉有点古怪。玛霞在我心里引起的不是欲望，不是迷恋，也不是快乐，却是一种既痛苦而又愉快的忧郁。不知什么缘故，我为我自己，为我爷爷，为那个阿尔明尼亚人，甚至为姑娘本人，感到怅惘。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四个人失去了一种对生活说来很重大、很必要的东西，而且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爷爷也忧郁起来。他不再谈肥料或者燕麦，一声不响的坐在那儿，呆呆的瞧着玛霞。

喝完茶以后，爷爷躺下来睡觉，我就走出去，到了走廊上。这所房子跟阿尔明尼亚村子里的所有房子一样，让太阳晒着，没有树木，没有遮檐，没有阴蔽。阿尔明尼亚人的那个大院子里长满野藜和锦葵，尽管天热，却生气蓬勃，欣欣向荣。在这个大院子里交叉着东一道西一道的矮篱笆，有一道篱笆后面正在打谷子。打谷场中央立着一根柱子，有十二匹马列成一长排，拴在柱子上，成为一条很长的半径，绕着柱子跑。旁边有一个乌克兰人，穿一件长坎肩和一条肥裤子，把鞭子抽得啪啪的响，嚷叫着，听起来那声音像是在戏弄马，对它们发威风似的。

“啊啊啊，该死的东西！……啊啊啊！……叫你们遭了瘟才好！害怕了吧！”

那些栗色马、白马、杂色的马，不明白为什么叫它们在一个地方兜圈子，踩麦秆，因此跑得很勉强，仿佛很吃力，带着生气的神情摇尾巴。风从它们的蹄子底下卷起一团团麦壳的金黄色云雾，送到篱笆外面去。在高大的新鲜麦秆堆附近，有些村妇带着耙子聚在那儿，大车在走动；麦秆堆后面的另一个院子里，也有同样的十二匹马绕着一根柱子跑，也有同样的一个乌克兰人把鞭子抽得啪啪的

响，戏弄那些马。

我坐的那层台阶滚烫，在细栏杆上，在窗框子上，木头给晒得冒出了树脂；台阶下面和百叶窗下面的细长的阴影里，躲着一些红色瓢虫，挤成一团。太阳晒我的头、我的胸脯、我的背，可是我都不管，一心听着我身后的过道里和房间里那双光脚踩在不平的地板上发出的啪哒啪哒声。玛霞收拾完茶具，跑下台阶，从我身旁跑过去，带起一股风，像鸟那样飞进了一个不大的、被烟熏黑的房子。那儿大概是厨房，飘出来烤羊肉的气味和阿尔明尼亚口音的气愤的讲话声。她跑进黑暗的门道，不见了；在她跑进去的地方，走出来一个年老驼背的、红脸膛的阿尔明尼亚女人，穿着绿裙子，站在门口。这个老太婆生了气，正在骂人。过不多久，玛霞也在门口出现，厨房的热气烤得她满脸通红，她肩膀上扛着一大块黑面包；面包很重，她就好看的摆动腰肢，跑过院子，到打谷场去，跳过矮篱笆，钻进麦壳的金黄色云雾，跑到大车后面，不见了。赶马的乌克兰人放下鞭子，沉默下来，向大车那边看了一忽儿。后来那个阿尔明尼亚姑娘又走过马儿身旁，跳回篱笆这边来，他就用眼睛跟踪她，对马嚷叫着，他那声调听上去仿佛十分失望：

“叫你们遭了瘟才好，你们这些恶鬼哟！”

我时时刻刻，一忽儿也不停的听见她的光脚走路的声音，看见她带着严肃而专心的脸色走过院子。她时而跑下台阶，把我身旁的空气卷成风；时而跑进厨房，时而跑到打谷场，时而跑出大门，我眼看她跑来跑去，几乎来不及扭动脑袋。

她，带着她的美，越是常常跑过我身旁，我的忧郁也就越是尖刻。每一回她穿过麦壳的金黄色云雾，跑到大车那儿去，那乌克兰人总是凄凉地瞧着她。我为她，为我自己，为那乌克兰人，感到怅惘，——究竟这是出于对美丽的嫉妒呢，还是因为我惋惜那姑娘不属于我，永远也不会属于我，对她来说我只是个陌生人呢，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了；或者，也许因为我隐约感到她那绝世的美丽是偶

然的，不必要的，跟人间万物那样昙花一现随即消灭吧，也许我的忧郁是人在见到真正的美丽的时候生出来的那种特别的感觉吧，那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三个钟头的等候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觉着好像还没有来得及细细看一看玛霞，而卡尔波却已经把车子赶到河边，给马洗了澡，套上车子了。湿漉漉的马快活得喷鼻子，用蹄子踢车辕。卡尔波对它嚷道：“往后——退！”爷爷醒了。玛霞替我们开了吱扭吱扭响的大门，我们坐上马车，走出了院子。我们坐在车上，一声也不响，好像互相呕了气似的。

过了两三个钟头，罗斯托夫和纳契切万远远的出现了，那个始终沉默着的卡尔波却很快的回头看了一眼，说：

“阿尔明尼亚人的那个姑娘真可爱！”

他扬起鞭子抽了一下马。

二

又有一回，那是在我做大学生以后，我坐火车到南方去。那是五月间。大概是在别尔戈洛德和哈尔科夫之间的一个车站上吧，我下了火车，在月台上散步。

黄昏的阴影已经落在车站花园里，落在月台上，落在田野上；车站遮蔽了落下去的太阳，不过从火车头里冒出来的烟云，那最上面的一层，染着柔和的粉红色，这就可以看出来太阳还没完全落下去。

我在月台上走来走去，发现大多数散步的乘客都在一节二等客车的附近站着或者走动；从他们的神情看上去，好像那节客车里坐着个名人。在这节客车旁边遇到的那些好奇的人们当中，我看见一个跟我同车的旅客，他是一个矮小的炮兵军官，聪明、热情、体贴——那些我们在路上偶尔遇见，结交不久的人大都是这样的。

“您在这儿看什么？”我问。

他没有答话，光用眼睛指一下一个女人。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穿一身俄罗斯衣服，头上什么也没戴，一块小小的围巾随意搭在一个肩膀上；她不是乘客，大概是站长的妹妹或者女儿。她站在车窗旁边，跟车上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讲话。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我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却忽然感到了以前在阿尔明尼亚村子里经历过的那种感觉。

这个姑娘美得很，不管是我，或是跟我一块儿瞧着她的人，对这一点是毫不怀疑的。

要是照通常那样把她的相貌和五官一样一样描写起来，那么她的真正美丽的地方只有她那头像波浪样的、浓密的金发，它披散下来，用一根黑丝带箍在头上；至于其他的一切，就都不整齐，或者很普通了。她那双眼睛，总是眯着，要就因为卖弄风情而养成特别的习惯，要就因为近视；鼻子微微向上扬起的，带点犹疑不决的样子；嘴很小；侧影显得软弱无力；肩膀窄得配不上她那年纪；可是这姑娘仍旧使人觉得真正美丽。我瞧着她，不能不相信俄国人的脸是用不着严格的整齐端正就能够显得美丽的；甚至如果她那向上扬的鼻子换了另外一个端端正正、塑造得完美无缺的鼻子，像那个阿尔明尼亚姑娘一样，那她的脸倒仿佛会因此失去所有的妩媚似的。

那姑娘因为傍晚天气阴冷而耸起肩膀，站在窗口讲话，不住的回头看我们，时而把胳膊插在腰上，时而把手抬到头上理一理头发，又说又笑，脸上一忽儿现出惊奇的神色，一忽儿露出恐怖的表情，我记得她的身体和脸容一忽儿也没有安静过。她那种美丽的秘密和魅力，恰好完全在于这些细微而又无限优雅的动作，在于她的微笑，在于她脸上的变化，在于她向我们投来的急速的一瞥，在于她动作中的细腻娇柔配合了她的青春、她的娇嫩、她的笑语声中透露出来的纯洁灵魂，配合了在小孩、小鸟、小鹿、小树身上我们十分

喜爱的那种纤弱。

这是那种蝴蝶的美丽，跟华尔兹舞、花园里的跑跳、欢笑和快乐十分相称，跟严肃的思想、愁苦、恬静就不相称了，仿佛月台上只要吹过一股大风，或者下上一阵大雨，就能够弄得她那脆弱的身体凋萎，使得她那变幻不定的美丽像花粉一样的消散似的。

“这么……”军官在第二遍铃响过，我们走向我们的客车的时候，叹口气，嘟哝道。

至于这个“这么”是什么意思，那我不打算来武断的解释了。

也许他觉着忧郁，不打算离开美丽和春天的暮色，走进闷闷的车厢去吧；或者，也许他跟我一样，正在无端的惋惜美丽，惋惜他自己，惋惜我，惋惜所有那些无精打采、懒懒散散走向车厢去的乘客。我们走过车站上的一个窗口，窗里坐着一个脸色苍白、头发发红的电报员，鬈发高耸起来，宽宽的脸膛黯淡无光，身旁有一架收发报机。军官叹一口气，说：

“我敢打赌：这个电报员一定爱那个美丽的姑娘。在旷野荒郊跟这么一个轻盈美妙的人物生活在一个房顶底下，而会不爱上她——那是什么人都办不到的。可是，如果自己弯腰驼背、蓬头散发、一身的寒酸相，为人倒规规矩矩，并不愚蠢，却爱上这个俊俏而愚蠢的小姑娘，而她连理也不理你，那么，我的朋友，这是什么样的不幸，什么样的嘲弄啊！或者，更糟一点，假定那个电报员落进了情网，同时却已经结过婚，而且他妻子跟他本人一样的弯腰驼背、蓬头散发、规规矩矩……那可真苦了！”

车务员站在我们车厢旁边，胳膊肘倚着站台上的栏杆，向美丽的姑娘站着的那边瞧着，他那憔悴的脸上满是皱纹，虚胖而难看，由于夜晚睡不好，由于火车颤动而显得疲劳，现在却现出温柔的神情，现出最深沉的忧郁神情，仿佛在那个姑娘身上看见了自己的青春、看见了幸福、看见了自己的清醒、看见了纯洁、妻子、儿女，他仿佛在懊悔，痛切的感到那个姑娘不是他的，他自己已经未老先衰，

粗俗寒伧，脸儿虚胖，一般人和旅客们的那种平凡的幸福对他来说已经像天空那么遥远了……

第三遍铃响过，哨子吹起来，火车慢慢走动了。先是车务员，站长，在我们窗前闪过去，然后是花园，带着小孩子那样调皮的媚笑的美女……

我把头伸出窗外，往后看，瞧见她用眼睛跟踪火车，沿了月台走着，经过那个电报员坐在里面的窗口，理一下头发，跑进花园里去了。车站不再遮蔽日落的景色，平原坦露在我们面前，可是太阳已经落下去，一团团黑烟飘在绿油油的、丝绒样的麦子上面。春天的空气、黑下来的天空、火车的车厢，都显得那么忧郁。

熟识的车务员走进车厢来，开始点蜡烛。